

老伴遭飞来横祸

瑞士,阿尔卑斯山。6月的少女峰,山脚下草木葱茏,百花织锦;山顶上朔风怒号,大雪纷飞。我和老伴参加上海一家旅行社组织的赴欧旅游团到达了这里。

这天,上午10时左右,正当我们沉醉在壮美的异国风景之中时,意外发生了:在离山顶冰洞出口四五米处,我老伴被涌动的人流挤倒了。望着老伴痛苦的神情和变形的右腿,我知道十有八九是骨折了。在同团年轻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将我老伴抬进了冰冻大厅。导游立即与景点救助部门联系,景点救助部门工作人员拿来了担架,大家又艰难地将我老伴抬上担架。因为在山顶隧道里,还得先乘隧道火车下山。工作人员抬着担架上了火车,我和导游紧跟在旁,我握着老伴的手,只见她浑身在哆嗦,头上冒着冷汗。我心里虽然也很慌乱,但强作镇定安慰她:“没什么大问题,到医院接上就好了。”

出了隧道口,景点救助部门的直升机和医护人员已经等候在那里,医护人员在做了简单的处理后,直升飞机便直接将老伴送往位于山脚下因特拉肯镇上的医院。因为直升机太小,我和导游只得乘火车再转出租车赶往医院。

路上,导游在向上海的旅行社汇报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想了想,说了几条意见:一.请你马上与地接社联系,派人处理接下来的事。二.少女峰景点票价里应当含有意外保险,你要帮助了解与争取。三.你最好与中国大使馆联系一下,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能否予以帮助。导游回答说:他们旅行社在这里没有地接社,领队又是临时拼凑的,他只能找他的朋友——当地一家钟表店的经理帮忙。他的朋友现在也正在往医院赶。至于景点意外保险的事,他却不愿打听。说到与大使馆联系,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大使馆能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导游的话让我很失望。



插图 杨宏富

一趟旅行两次流泪

◆ 徐明文

旅行社突然变脸

到了医院,钟表店的刘经理和一位女职员已经等在那里。医生在拍片检查后,确定我老伴是右腿骨骼下段骨折,最好立即动手术,并征询我们的意见。打了止疼针的老伴,这时也平静下来,想到回国的路程,可以说是万里迢迢,老伴她又一点动弹不了,看来只有在这里动手术了。

我们向院方表达了决定手术的意见。导游因要继续率团前行,我便叫他写了一份委托书,写明刘经理受旅行社委托,帮助处理我们医疗、返程的一切事务。

手术在当天晚上8点30分进行,10点多就顺利完成,老伴被推进了病房。出手术室时主刀医生举了举大拇指,表示手术很成功。

我和老伴都已退休多年,这次赴欧旅游,也没打算购买什么高档商品,故未办信用卡,身边只带了1000欧元的零花钱。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费用应由谁出,这里谁来垫付,怎么回去等等,立即成了问题。

刘经理从医院方面了解到,像我老伴这样的病例,医院里住一天就得花费2960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约24000元),住两天就要乘上2,而这样的手术,起码得住院3天。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我们马上同该旅行社联系。没想到的是,听了我介绍情况后,旅行社竟连片言只语的安慰都没有,却撂出一句冷冰冰的话:“这件事情是你们自己造成的,钱得自己付!旅行社虽然

为你们买了意外保险,但保险金额有限,你们自己看着办。”闻得此言,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心想:当初你们讲得花好稻好,现在怎么就一下子变成这副面孔了?钟表店刘经理的态度是:这里的费用可以由他垫付,但要我们写一张借条。我认为,写借条是合情合理的,但应写上他是受旅行社委托为我们垫付的。但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反复同他商量,可他就是不肯写上,说旅行社不同意他这么做。还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写,后面的事他就不管了。

由于手术很成功,医院各项护理工作也很到位,第二天下午老伴就能忍着痛自己上厕所了。根据验血报告,医院又为她输了200cc血。得知我老伴喜欢吃米饭,医院厨房专门为她做了一份,虽然像水泡饭,但体现了他们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

我们权衡再三,决定还是先办出院手续,回到刘经理给我们安排的旅馆。否则,住院的时间越长,费用越高,后面的事情将越难办。听说我们要出院,医生护士马上为我们配齐了所有的后续医用品,将医疗资料刻制了光盘,还赠送了一副拐杖,借给我们一辆轮椅车。那天晚上,天空飘着蒙蒙细雨,路灯下,欧洲四大名镇之一的因特拉肯是那么的静谧、安详。但此时,我哪有心情再去欣赏这周围的一切。我默默地推着轮椅,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望着老伴憔悴的面容,想到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禁潸然泪下。

大使馆出手相助

这时,我忽然想起今年2月,我国政府在利比亚顺利大撤侨的事。我的心里闪过一线希望:在国外碰到难处,我可以找中国大使馆求助啊!导游没有替我们联系,我们就自己想法联系。而老天正好给我们送来一位“联络天使”:由于语言不通,医生与护士同我们很难交流,医院特地请了当地的一位台湾同胞卢淑惠女士做翻译。当我们告知想找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想法,她马上用手机同中国大使馆进行了联系。大使馆人员问清情况和我们的住处,明确告知,明天就来看望我们。

第二天,大使馆一等秘书、领事部李砚斌(女)主任捧着鲜花,带着水果、巧克力,从瑞士首都伯尔尼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来了。李主任说:大使很关心你们两位老人,他叫我代他向你们表示慰问。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激动万分!

我和老伴将经过情况叙述了一遍,李主任问我们有什么具体困难,他们说主要有两个:一是骨折后行动不便,难以回国;二是借条的问题。我们要求在借条上写上“垫付人受旅行社委托”的字样,旅行社不同意。由于谈不拢,接下来他们准备不管我们了。

这时,听说中国大使馆来人看望,钟表店的刘经理也过来了。李主任对他说:你们前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后面要继续做下去,一定要平安地将两位老人送回国内。对于借条上是否应写“受旅行社委托”,李主任说,两位老人的要求完全合理,事实也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愿写上呢?

刘经理说,是旅行社不同意。李主任说,那请你接通上海的旅行社,让我来同他们说。由于大使馆的出面,旅行社的那位领导才在电话里勉强同意加上了这句话。刘经理也当场答应按大使馆的意见,安排好我们回国的各项事宜。李主任最后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再和我联系。望着老伴手捧着鲜花,脸上绽开了几天未见的笑容;望着李主任远去的身影,我心头热乎乎的,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接下来,我们从因特拉肯坐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飞到巴黎,再从巴黎飞到北京,最后从北京飞到了上海浦东机场。这次出国旅游,老伴遭遇意外,幸亏中国大使馆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也深深感谢台胞卢女士,在这里,我们要对她说一声“谢谢依!”同时,我们也要对所有将出国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在国外,有事找大使馆,没错!



插图 叶雄工作室

话说当年意气扬

滑稽大师杨华生,极有观众缘。在我居住的弄堂里,前楼伯伯、后楼好婆、客堂爷叔、亭子间嫂嫂,既没不晓得杨“猢猻”的!杨“猢猻”是上海市民对杨华生的爱称,不仅是因为这是他姓名的谐音,而且是对他伶俐机敏、滑稽突梯的表演的由衷赞美。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初中生,却对杨华生极为痴迷。记得那时由杨华生领衔的“大公滑稽剧团”在光华大戏院(在延安中路上)演出《活菩萨》,红极一时,一票难求。我和要好同学黄于琪(后曾任江苏省京剧院院长)连看3场,甚至学会了其中部分唱段……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杨华生的喜爱依旧。2004年时,我担任电视栏目“艺坛名流”编导,就想为杨华生先生做一档专题节目,也算是对自己少年时代偶像表达一份敬意。

那天,当我应约叩响杨老的家门时,来开门的正是杨老本人。只见他步履蹒跚,动作缓慢,和墙上张乐平画的那张弹眼落睛、神采奕奕的杨华生漫画,形成巨大的反差。是啊,杨老垂垂老矣!他毕竟已是接近“米寿”(八十八岁)之人,尽管他给广大观众带来了欢乐,却无法逗得时光老人对他另加关照啊!

为了打开杨老的话匣子,我决定先“逗一逗”他,我说:“上海人都叫依杨‘猢猻’。”杨老苦笑着自嘲了一句:“现在杨‘猢猻’已经成了老‘猢猻’了。”我又说:“我曾连看三次《活菩萨》,而且会唱其中的一些唱段。”他有点狐疑地看着我,道:“依唱几句让我听听。”于是,也是花甲之年的我,在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我唱了《活菩萨》中法空和尚的“淮剧”曲调:“快把银钱弄到手,我们立刻就走好”;二房东的“锡剧大陆板”:“笑话的事体年年有,和尚也会轧女朋友”;潘小姐的“妈妈不要哭”曲调:“爸爸真是狠心肠,硬推我入火坑”……唱着唱着,我发现杨老浑身的细胞似乎亢奋起来,他眉飞色舞,一个当年意气风发的杨华生又回来了。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活菩萨》曾连演一年零九个月,共达千场以上,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剧坛上也是罕见的。

米寿仍然唱不煞

接下来,杨老话兴大发,犹如三月里的溪水淙淙不断,但他说得最多的是“唱”。

众所周知,滑稽戏是以“九腔十八调”、“南腔北调”为演唱特点的。杨老对现在不少滑稽演员的“不能唱、不敢唱、不想唱”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杨老的“唱”独具匠心,货真价实,是密切为人物和剧情服务的,这在他的同辈人中独树一帜。对此,不

仅外行为他叫好,内行也表示首肯,因此他有“唱不煞的杨华生”之美誉。

比如,他在《苏州两公差》中饰张超,有一大段从初更唱到五更的成套唱腔,将“南方歌剧”、锡剧“大陆板”、评弹的“蒋调”、“张调”、“沈薛调”、“绍兴大班”等曲调的艺术元素进行重新解组组合,为我所用,唱得感情深沉,韵味醇厚,是他的得意之作。再如在《七十二家房客》中,他饰的伪警察“369”,不仅有令人捧腹的肢体动作,还有精心设计的经典唱段,从而为艺术长廊增添了一个经典形象。

杨老的滑稽艺术被行家称为“麒派滑稽”。上海是“麒派”的发祥地,杨老很早就把麒派的艺术精华像盐入水那样了无痕迹地融入滑稽戏中。采访中,说起京剧他顿时眉飞色舞,随口就唱起了麒派名剧《斩经堂》:“贤公主休要跪你休要哭……”

下午,我们应他的邀请到“青之杰票房”去听他演唱。只见他拿着京胡步履轻松地登上舞台,严丝合缝地自拉自唱了一段《四进士》。那天,为他敲锣的是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他不时点头表示赞赏,于是,杨老像孩子般满足地笑了。

采访杨老真是一件美差,他会随时信手拈来一个滑稽片段,连说带唱。这种零距离的演唱,使我们仿佛参加了一次听觉盛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比如他说起十分重视京剧的“四功五法”,甚至破天荒地把京剧武生的“耍鞭”和“舞棍”的动作嫁接到《阿Q正传》中去时,大概我的眼神流露出点疑惑,他马上站起身子,要去找一根棍子当场表演,来证明他此言非虚。我们怕老人家有闪失,赶紧一再表示我们深信不疑,他才勉强作罢,并指点我:在你们电视台有录像,你一定要去找出来。后来,我在片库里果然找到了那段“耍鞭”和“舞棍”的录像,赶紧把它编入专题片中,奉献给广大观众。

有道是“艺高人胆大”。由于杨老艺术高超,反应机敏,即使在演出中面临突发事件,他也能处变不惊,化险为夷。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汝刚曾告诉我一件逸事:80年代杨先生参加苏北地区巡回演出,那晚,他的独脚戏《五更相思》正唱到三更时,突然电线短路,全场一片漆黑,观众顿时鼓噪起来。杨先生在台上却镇定自若,大声放出噱头:你们不要慌呀,这是灯光设备配合我的演出效果,因为我现在唱到三更,自然应该墨墨黑呀!观众不禁为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信手拈来的噱头报以满堂彩。

“唱不煞的杨华生”,终于在5月24日驾鹤西去,享年95岁。也许,这是上苍有点妒忌杨华生在人间服务时间太长,想让他动动岗位,为天堂增添一点笑声吧。

◆ 潘志豪